



完美结局篇 

喜盈门

择一城终老

起点白金作家意千重
笔下最顽劣的爱情

『风骚』少年郎X『霉运』世家女

三年不见，她还能看出他灿烂笑容里闪着的寒光
为了不当任人鱼肉的大肥羊，她只能奋力逃脱
这场棋逢对手的爱情博弈里，谁是赢家？

全新独家番外一小道士清虚篇

北方文艺出版社

意千重

作品

喜盈門

完美結局篇

YIYANCHONG
WORKS
意千重 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盈门：完美结局篇：全2册 / 意千重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317-3279-2

I. ①喜… II. ①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7877号

喜盈门：完美结局篇（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意千重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唐 婷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6
字 数 / 600千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279-2

目录

XI YING MEN

第1章 孤勇之举 / 001

第2章 艰难逆转 / 021

第3章 信口雌黄 / 051

第4章 虚与委蛇 / 083

第5章 后院着火 / 117

第6章 两不相欠 / 153

第7章 聚散离合 / 186

第8章 瞒天过海 / 222

第9章 知足常乐 / 249

番外 袁枚儿篇 / 268

番外 李碧篇 / 272

番外 龚远和篇 / 277

番外 清虚篇 / 281

孤勇之举

第1章

明菲只是让孙道姑把一张朱姨娘当初包在蜡丸里的借条夹在书中交给龚二夫人，并暗示龚二夫人，她屡次发疯的原因就出在那八珍汤里。孙道姑之所以不敢再来龚家，是因为怕自己被牵扯进去——朱姨娘为了能从大房那里多拿到钱财，有将从前一些事泄露出来的迹象。比如那两百两银子，就是因为她说出当初龚远和从枯井里逃生是她的功劳，明菲这才多给她银子的。从量变到质变，龚二夫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个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将朱姨娘置之死地的理由而已。

明菲道：“以朱姨娘的性格脾气，必然留有后手，从前的事情，定然还有人知道内情。我想，如今她死了，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告诉我们从前的事，然后指望着我们去替她报仇雪恨。”

龚远和收起笑容，淡淡地道：“先收拾了过去，看看他们怎么说。说不定已经闹起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待二人到了苍寒堂，正好达到高潮。

李姨娘亲自把守着院子门，不许人靠近，看见龚远和与明菲过来，忙迎上去低声道：“朱姨娘没了，里面正吵得厉害。老爷的意思，是想将这事儿给压下来，夜里从后门抬出去，悄悄埋了就行，不叫传出去，以免影响二小姐出阁。但是二小姐和三公子都不肯，所以想要大爷和奶奶在中间劝劝。”

明菲佯作惊讶：“好端端的，怎会突然就没了？”

李姨娘叹了口气，道：“我也不知道，早上还好好的，与我一道商量二小姐

的嫁妆。中午回去午睡，就出了事。发现的时候，人躺在假山石边，头上好大一个洞，血流得到处都是，人都硬了。”她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吓死人了。她若是肯带个丫鬟在身边，也不至于摔了跤都没人知道。”

明菲假意跟着叹了口气，李姨娘侧耳听了听，道：“大爷、大奶奶赶紧进去吧，里面正吵得厉害。”

二人进了苍寒堂，只见龚中素黑着脸高踞座首，龚二夫人坐在他下首的椅子上，嘴边噙着冷笑，不屑地看着跪在龚中素面前，哭成泪人的龚妍碧和龚远科。龚靖琪三姐弟都不在。

龚妍碧趴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龚远科还比较好，好歹能说出话来，声嘶力竭地道：“求老爷报官，姨娘她死得不明不白！说是踩了青苔滑倒，那里分明就没有青苔！”

龚中素怒斥道：“她死得不明白？你倒是说说看，她是怎么死的？谁害的她？”

龚远科抬起头来怨毒地看着龚二夫人，猛然手一指：“就是她！就是这个恶毒的毒妇！是她害死了姨娘！”

龚二夫人冷冷一笑，不屑地看着龚中素：“她养的好儿子，都能血口喷人，诬陷嫡母了。我是听不下去了，老爷你看着办吧。”说完起身就走。

“我血口喷人？”龚远科大吼着站起来，拦住龚二夫人的去路，眼角扫到站在一旁的龚远和与明菲，悲愤地道，“你敢说你不是怕她把你做的缺德事说出来，才下手害的她？”

龚二夫人听了这话，镇定自若的表情才有了一丝松动，有些心虚地偷偷看了龚远和与明菲一眼，色厉内荏地道：“我做了什么缺德事？你倒是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身正不怕影子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说啊！”不等龚远科开口，她又看向龚中素，“老爷！你就任凭他这样欺辱我？报官！报官！让官府来查！我可是一天到晚都在安闲堂里被关着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她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她没被人抓住明显的把柄，龚中素无论如何都得保住她，除非他不想要脸面，想要儿女的出路尽数被毁。所以她是有所恃无恐的。

果然龚中素冷冷地道：“报什么官？一点家务事，一点意外，报什么官！是嫌我们龚家的脸面还丢得不够吗？是想毁了这个家是不是？”

龚二夫人得意地笑了。

龚远科的眼睛瞬间睁得老大，一点家务事，一点意外？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龚中素，龚中素冷淡而威严地盯着他：“不许再胡说八道！谁敢出去乱说，我饶不了他！”

龚远科瞬间明白了，龚中素这是为了保住他那两个可以博取功名，为龚家翻身

的嫡子，特别是立刻就要进京去读书的龚远秩！所以，他的姨娘只能是白白死了！他颤抖着嘴唇，古怪地一笑：“老爷，在你眼中，我姨娘她不是人，是不是？”他指着龚二夫人，“你可知道，这个女人做了些什么？”

龚中素皱起眉头，“我念你死了姨娘，突遭打击，神志不清，不和你计较，下次再这样不尊敬你母亲，可别怪我请家法！”

“她几次三番下手害大哥的性命！还有大哥至今没有子嗣，也是她害的！难道老爷也不管吗，是要等着将来再过继吗？”龚远科一声喊出来。

屋子里静得只听得见人的呼吸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龚远和与明菲的身上。

原来知道内情的人就是龚远科。龚远和皱皱眉头，不高兴地道：“三弟你乱说什么！这种话不是胡乱说得的。你就算是不为同胞手足考虑，也要替龚家的名声考虑。这种话，我不想听到第二次。”拉了明菲的手就往外走，“这些事情我不喜欢听，老爷和婶娘自己酌情处理吧。”

二人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一声闷响，龚远科发出了痛楚压抑的一声低喊，龚妍碧惊呼起来：“爹爹，您息怒，饶了三弟吧！”

明菲斜瞟了一眼，只见龚远科扑倒在地，龚中素气得山羊胡子乱颤，四处寻找称手的東西。龚二夫人冷笑着，满脸的狰狞：“三公子，你就丧心病狂地挑拨吧。我知道你读不好书，一直嫉妒你哥哥弟弟们比你强，好容易得了机会，就想把一家子都拉下水，跟着你一起难过，搅得家宅不安。我告诉你，你别痴心妄想！贱人生的小贱人，根种就是那个样子，烂泥永远也糊不上墙！”

龚远科挣扎着抬起头来，血红了双眼恶狠狠地看着她，一句话不说。

龚二夫人看到他那可怕的表情，硬生生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龚中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根鸡毛掸子，举起来不要命地朝龚远科身上抽下去：“我叫你浑说！”

龚远和拉拉明菲的手，低声道：“莫要看了，看了晚上会做噩梦。”

李姨娘在门口一直候着，见只是二人走出来，便迎上去问：“怎样？说好了吗？”

明菲摇头：“二小姐和三公子情绪挺激动的，劝不好。我们还是等稍后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过来吧。”

李姨娘见龚远和黑着脸，只当他们刚才受了气，忙道：“大爷才从衙门里回来，累了一天，赶紧回去歇着吧。”

龚远和淡淡地道：“姨娘，若是他们还要闹，你方便的话，不妨劝劝三公子与二小姐，现在二小姐出阁的事是大事，天大的事情都该等她出了阁以后再说。”

李姨娘一愣，随即感激地道：“大爷想得真是周到。一有机会，我就去劝二小姐与三公子。”

龚远和点点头：“家里事多，烦劳姨娘辛苦些。”

“不敢。”李姨娘谦虚得很。

夫妻二人回到家中，与薛亦青一道说说笑笑地将晚饭吃了，饭后一道去遛狗散步，待天黑尽，李姨娘亲自过来请龚远和过去。

她显然已经得知龚远科说了些什么话，看向龚远和与明菲的眼神满是不清道不明的怜悯和同情：“三公子被打得够呛，但好歹是答应不再提这件事，老爷拨了一百两银子给朱姨娘办后事，买口好棺材，一切从简。挖坟的人已经出发，争取明日就把人埋了，过后在道观里做场法事就行，二小姐的婚期不变，也不通知郭家了。”

龚远和点点头：“也只能这样安排了。”

明菲等到二更末，龚远和方才回来，进门就道：“还以为叫我做什么，原来是生恐我把那句话放在心上，记恨二房的人，一门心思替他们开脱呢。我都说我不相信三弟那话了，还总不肯相信，硬拉着我要我陪他喝酒，说起我娘还活着时候的许多事情，又说我小时候如何顽皮，他费了多少心力，又说我们家人丁如何单薄，我需要兄弟扶持支撑。”

二人相对无言，明菲摸摸他的手，起身将蔡国栋的信交给他：“让你这个姐夫跟着去把人接出来呢，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朱姨娘的事情，在龚中素的多方镇压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对外只说她病了，只等到龚妍碧嫁后，再把这事说出来。送出去的棺材则说是一个普通通房，反正龚妍碧出嫁，也用不着她一个姨娘露面。

人下葬之后，由龚远秩出面去城郊寻了个道观，做了一场法事，又化了若干冥币等物，就算结束。

随着朱姨娘死去，龚中素要将龚婧琪嫁给周渐的谣言也不攻自破，再没人提起。而龚二夫人，自从那天出来一趟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安闲堂一步，龚中素再不肯见她的面，看她的婆子也被卖了，重新换了个孔武有力、不苟言笑的。

龚远科嚷嚷的话都被龚中素记在心中，他生恐龚远科会头脑发热，跑出去乱说，甚至跑到衙门里去闹，下了狠心，将他给关在了屋子里，着人日夜看牢，就连朱姨娘下葬，也没让他去。

为了顺利出嫁，龚妍碧不敢公然戴孝，只能是连夜赶做了两身粗白布孝服，给龚远科送了一套，自己留了一套，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了常服。偶尔得了李姨娘的帮助，偷偷去看龚远科，姐弟俩只是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且不说二房如何处心积虑地将这事顺利瞒过去，这边龚远和、明菲与三姨娘商量好后，先由龚远和在衙门里请了个同僚做中人，又将蔡家族里一个德高望重的族老请好，挑了个日子，也不事先通知邵家，带着相关人等，一大清早就赶去了邵家。

邵家措手不及，先前惊慌莫名，后来听说是来接明姿回家的，生恐要搬明姿的嫁妆归家，立刻产生了抵触情绪，扬言要明姿替邵五守一辈子，坚决不放人。

待到见了蔡国栋的亲笔书信，又听说只要放了明姿，嫁妆统统不再计较，邵家欢喜得很，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邵大爷立刻就领了龚远和等人到前面去，现去请了邵氏族人做证，出具文书，言明以后明姿生死嫁娶与邵家全无任何瓜葛。

邵大奶奶则给她大儿媳使眼色，笑道：“快进去帮你五弟妹收拾东西。”又虚情假意地让人去厨下整治酒席，留众人吃饭，明菲一口回绝了。

邵家大儿媳一瞧邵大奶奶的眼色，便知是什么意思，这是要自己去盯着明姿，不叫明姿把值钱的东西带回去呢。当下脆生生地应了一声，笑道：“是，我就去帮五弟妹收拾东西。”

明菲微微一笑，招呼陈氏专为明姿准备的那两个婆子：“两位妈妈赶紧跟着大少奶奶一起去。可别累着大少奶奶。”

那两个婆子得令，笑咪咪地上前，一左一右扶了邵家的大少奶奶，飞快地往后面去了。

邵大奶奶的脸色僵了僵，望着明菲和三姨娘干笑：“亲家想得真是周到。不瞒你们说，明姿跟着我们，实在是受苦了，她那身子骨实在太弱，我们节衣缩食给她买药，吃下去也是打水漂，不起任何作用。”

明菲懒得理睬她，只有三姨娘陪着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少顷，洗萃进来道：“大奶奶，大爷说他那边已经弄好了，问什么时候走。”

明菲还没请邵大奶奶去催人，蔡家一个婆子已经沉着脸来请三姨娘与明菲去明姿的房里：“那叫少奶奶住的地方吗？这般埋汰人！比我们蔡家粗使丫头住的地方还不如！”

邵大奶奶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呢，这位妈妈说话要小心，我们家如今就是这个样子！我住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三姨娘与明菲见她不顾身份与一个下人争吵，都沉默不语，放任那婆子发作。

那婆子见两位主人不吭气，心中有数，越发壮了胆子，翻了个白眼，恶声恶气地道：“府上好仁厚，几千两的嫁妆白白送了人，还要叫我们四姑奶奶连头上用的簪钗都要留下来，这是什么道理？连最后的脸面都不要，叫人恶心！要不要叫族老们评评理？难怪得我们老爷舍不得我们姑奶奶在这里吃苦受罪，再过些日子来，怕就是见不着人了。水嫩嫩、娇养大的小姐，竟然给折腾成这样子，多亏我们老爷、夫人没见到，不然一定不饶！”

邵大奶奶气得够呛，知道明菲不好相与，只朝三姨娘发脾气：“府上这是纵着恶奴来欺负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吗？我们再不济，也和府上是亲，她怎么敢？！”

明菲淡淡地道：“大奶奶莫要和她计较。她年龄大了，以前是伺候过我们老

夫人的，就是在夫人面前也说得上话，难免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失了礼节。”又回头说那婆子，“妈妈说这个话不妥当，好歹我们四小姐与五少爷也算是做了一场夫妻，邵家怎会如此无情义？方才大奶奶还在说，全家节衣缩食给四姑奶奶买药呢，可见妈妈是弄错了。还不给邵大奶奶赔礼？”

明菲言辞之间，已是不再将自己当作蔡家的亲家看待了，邵大奶奶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却只能顺着她道：“就是！多少药费都出了，我怎会图她那几根簪钗？误会，误会！”

明菲道：“赶紧地收拾好，把人扶出来，还要赶路。”

那婆子虚虚朝邵大奶奶行了礼，道：“四姑奶奶病得厉害，起不来。”

三姨娘与明菲对视一眼，请邵大奶奶跟着一道去瞧。到了明姿住的那间小耳房外，帘子刚打起，一股混杂着劣质炭味、药味、馊臭味的呛人味道迎面扑来，呛得众人一阵恶心。

明姿形销骨立地半靠在床头，头发像一把枯草，也不知多久没梳洗了，干焦焦地贴着头皮，原本生动妩媚的一双凤眼变得死气沉沉，脸颊瘦得瘪了下去，嘴唇干燥开裂，哪里还有邵五死时的那种楚楚风姿？

她见众人进去，淡淡地扫了一眼，目光落在邵二少奶奶的身上，迸发出强烈的恨意，气喘吁吁地道：“二嫂，我记得你头发梳得最好，我就要走了，请你帮我梳梳头可好？”

邵二少奶奶不耐烦地翻翻白眼，不说话，表示自己的不屑与拒绝。明菲笑着她，道：“早就听闻二少奶奶手艺好，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借这个机会请二少奶奶给我们开开眼界如何？”

邵大奶奶恨不得赶紧将明姿扫地出门，不耐烦地道：“让你梳个头也要躲懒？快去！”

邵二少奶奶无奈，只得强忍恶心，接过笛儿手里的梳子靠过去，握着明姿脏兮兮的头发，几次发出干呕。明姿面无表情，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只道：“对不住了，我本想洗洗的，可灶上说，烧水费柴。”

邵大奶奶感觉有些丢脸，怒道：“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快说出来，我收拾她！”

明姿道：“该怎么收拾，拿大耳刮子打可好？”

邵大奶奶一个“好”字未出声，明姿已经一把抓住丢了梳子转身要跑的邵二少奶奶的领口，抡起手掌，在她的脸上左右开弓一气狠狠打了五六下，一口浓痰吐在她脸上，将她狠狠一推，喘着粗气，哈哈大笑倒在床上。

蔡家的人自然是不会去拉，偏生邵家几位少奶奶也好玩得很，也没人去拉，也没人去劝，眼睁睁看着邵二少奶奶吃了亏，受了辱，只管躲在一旁幸灾乐祸。

邵二少奶奶吃了大亏，反应过来，“嗷”地叫了一声，就要扑上去，蔡家两个

婆子挺身上前，齐齐将她拦住：“二少奶奶，真是对不住，请您别和我们姑奶奶这个病人计较。”

明菲淡淡地道：“既然走不动，头发也不梳了，就先背出去，回家再说。”

蔡家的婆子也不管明姿脏臭与否，背着人就走。笛儿顺手将明姿仅剩的几根簪钗抓了，也不要屋子里剩下的其他衣物，兴高采烈地跟着蔡家人出去。

三姨娘见明姿衣衫单薄，叹了口气，将自己身上的薄绵披风解下来，轻轻盖在明姿身上。明姿淡漠地回头看了看她，闭上眼睛装睡。

三姨娘还想说什么，笛儿偷偷牵了牵她的衣袖，示意她别说了。三姨娘这才明白，明姿此刻心中连着她们所有人都是恨透了的，那点同情怜悯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明菲注意到三姨娘脸上的表情变化，微微一笑，将自己的披风拉开：“姨娘过来，我与你一道披着，小心着了凉。”

三姨娘无奈地轻叹一口气：“想必是着恼我们来接她接晚了。那一千二百两银子还是早日还给她们吧，省得说我拿了钱不做事。”

明菲道：“何必与她计较。这不是把人接出来了么？你并没有食言。那银子不能落她们的手，就给她们请大夫，做衣服，把饮食搞好一点，全用在她们身上，她们也找不到话可说。夫人的意思也是这样。”

三姨娘点头称是。

到了前面，龚远和早提着马鞭等在一旁，见众人出来，便同明菲道：“我领族老他们去餐霞轩吃饭，过后来接你。”

明菲便叮嘱他：“若是喝了酒，就别骑马，让洗萃牵着，你雇个轿子回家，也不必一定来接我，使人来说一声就是。”

就像叮嘱小孩子似的，龚远和听得好笑，又不敢不听，敷衍地道：“知道了。快去，就等你了。”

那边明姿刚被婆子放上车，就昏死过去。

见明姿昏死过去，那两个婆子也丝毫不见惊慌，很沉稳地去当着邵家人的面，大声禀告三姨娘与明菲：“四姑奶奶昏死过去了，也不知道先前吃了什么苦头，受了什么罪，要不要先请大夫看了，等人清醒了再回去？”

这一嚷嚷，周围人都听见了。邵家人更是吓得够呛，不敢再假装相送，赶紧缩回去，将院子门关上，打算蔡家若是真的还要把人送进来折腾，就要搬出刚立的文书来，言明生死嫁娶各不相干，不许蔡家出尔反尔。

明菲暗自好笑，招呼那婆子：“既然人已经接出来，自是与他们家再无任何干系。过去的事也就不再提了，赶紧回家，让人去请大夫来瞧！”

那婆子的目的本也只是为了臊臊邵家，见好就收，上了马车，自去给明姿掐人中不提。

明菲拉了心惊胆战、唯恐明姿就此死掉的三姨娘的手上了龚家的马车，将在一旁候着的笛儿唤过去：“你上来，我有话要问你。”

马车驶动，笛儿顾不上保持平衡，先就冲着明菲与三姨娘各磕了一个头，垂着眼道：“奴婢有罪，没能护住四姑奶奶。”

明菲叫她起来，问道：“四姑奶奶这病，我看着是比从前凶险许多。到底是怎么回事？”

笛儿流泪道：“还不是那二少奶奶的毒心肠，自五爷出殡后，就再没得过热水用，洗脸洗脚都是冷水，奴婢还好，四姑奶奶身子弱，只好不洗头，不洗澡。屋子里炭也不给，四姑奶奶下红那病本已渐渐止住，竟然又厉害起来，吃的粗茶淡饭，又不许奴婢出去，一来二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要再不来，可真是不行了。”

三姨娘在一旁听着，突然冷笑：“你举起你的手来我看。”

笛儿不知所以，伸出一双白嫩的手去。

三姨娘劈头一巴掌就扇在了她脸上，怒斥道：“下作的东西！你这是长期用冷水，吃了苦头的手？我看着你倒是洗得干干净净，养得白白胖胖的。你这种不护主的下作东西，留你何用？”

笛儿被三姨娘那句“留你何用”给吓怕了，猛地往前一扑，抱住三姨娘的双脚，哭道：“姨奶奶，求您不要卖了奴婢，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奴婢一定好好伺候四姑奶奶。”见三姨娘木着脸不动，又去求明菲，将车板磕得咚咚响。

明菲道：“先起来，回去再说。”明姿那脾气，平时对笛儿肯定是非打即骂的，她这样待人，别人又如何肯不顾性命地护着她？不落井下石，已经算是对得起她了。

待到了蔡府，三姨娘立刻就命人先将笛儿拖到柴房里去关起来，将明姿送到她原来住的梅花坞，叫人送了热水来，先将她打理干净，才送上床去。刚收拾干净，唐大夫就来了。

唐大夫给明姿诊了脉，开了方子，说了一大长串的医术用语，最关键的只是一句，明姿就算是养好身子，也从此再不能生育了。

送走唐大夫，看着明姿吃了粥，喝了药躺下后，三姨娘心有余悸，同明菲道：“今日见到四姑奶奶这样子，可把我给吓坏了。幸好没出大事，若是出了大事，老爷心里必然要怨我二人没有照顾好她。”

明菲知她害怕蔡国栋因此对她生怨，便道：“不管怎样，人总是好好地接回来了。这笛儿，姨娘是打算卖了她？”

三姨娘皱眉道：“我哪敢做主卖了她，只是四姑奶奶成了这个模样，她也脱不了干系。我只能先将她关起来，等老爷和夫人做主。不过我也是做过丫头的人，就算是要卖，也不会乱卖。”

这也算是防着蔡国栋事后怪责的一种手段，明菲叹了口气，把话题转开：“明

姿落到这个地步，其实还是邵家可恶。姨娘打算什么时候将她送去乡下庄子里？若是人手不便，让人来和我说一声。”

三姨娘道：“现下她身子太差，我也不敢轻易移动，只能是让她多将养些日子，好歹能坐得起车才行。”

二人又说了一歇闲话，忽听丫鬟来报：“四小姐与两位妈妈闹起来啦。”

三姨娘忍不住抚额叹息：“怎么说？”

原来明姿一醒过来，就嫌弃身边伺候的人手脚慢了，也不管是谁，立刻就开骂。那两个婆子也不是吃素的，又是得了蔡国栋与陈氏的话的，当下就拿软钉子给她碰。明姿便想着，在邵家她是没法子，回了娘家还要受气吗？这必然是三姨娘见不得她回来，故意给她下马威，肯定不依不饶地闹，务必要叫三姨娘服软，不敢和她作对。

明菲真的挺佩服明姿这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才从狼窝脱身，一条命去了半条，竟然就有精力闹腾上了。难道她以为蔡国栋不在，陈氏不在，她就是这家里最大的了？要由着她说了算？到了这个境地仍然弄不清楚状况，是可悲呢，还是孤勇？

三姨娘头疼不已，想到明姿连陈氏都敢打，不由露了怯：“只怕我请她去乡下，她也不肯去呢。”

明菲笑着将蔡国栋的信递给她：“姨娘不要怕，你上次教训她就做得很好。有老爷的信在此，你怕什么？待我去将这信念给她听听，她若是还不肯听，自有两位妈妈招待她。有什么话，你也只须同她说一遍。她肯听，就大家脸上都好看，若是不肯听，你管也不用管，面都不用见，省得见了烦心。”

二人一道去了梅花坞，明姿正尖着声音，颐指气使地道：“叫三姨娘过来！我有话要和她说！”

一个婆子嘿嘿地笑着：“四姑奶奶有话好好说，别这样喊，多伤神啊。姨娘管着这一大家子的事呢，大约是忙不过来的。您要说什么？说给老婆子听听，老婆子去替您传话。”

明姿抓起手边的碗就要砸，另一个婆子赶紧上前扶着她的手，将那碗夺过去，笑道：“哎哟，四姑奶奶，您病得厉害，怎么能拿得动碗？摔坏了可不是老婆子的不是。老爷和夫人要骂的。”

明菲朝三姨娘一笑：“怎样？你看她这精神头，很快病就会好起来。两位妈妈行事也是极妥当沉稳的。”

三姨娘一颗心放了回去，低笑道：“夫人总是最体贴的。”这明姿，就是一个同情不得、心软不得的。

一个婆子眼尖，赶紧迎上来接二人进去，忙不迭地给二人搬椅子，倒茶，殷勤得很。

明菲也不管明姿是什么表情，只把蔡国栋的信拿出来当着她念了一遍，沉着脸道：“等你好些就送你去庄子陪二姨娘，两位妈妈以后会照顾好你，你不要辜负了爹爹和母亲的一片苦心。”又和颜悦色地嘱咐那两个婆子，“烦劳两位妈妈多费心。”

那两个婆子忙表了一百二十个忠心，一迭声地保证不辜负老爷和夫人的重托；三姨娘又说了几句宽慰明姿的话，几人一唱一和，只气得明姿喘气。喘过后，又突然安静下来，目光沉沉地想起心事来。就算是被遣送到乡下庄子里去又如何？等她病好了，蔡国栋回来了，求求蔡国栋，重新寻个人家也不是不可能。

明菲淡淡地看着明姿的表情。明姿是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没了任何指望，还以为自己这回绝处逢生，重新有了前途，所以可劲儿地闹。假设她知道她的结局已经注定，不知她会疯狂呢，还是会就此消沉，一蹶不振？不过明菲可以肯定的是，二姨娘如果得知明姿永远不可能再生育，定然会生不如死。

傍晚时分，洗萃来报，说是龚远和刚送走族老，又遇上了陈府的舅爷陈文同，又跟着陈文同去了陈府，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归家，让明菲自己先回去。

明菲仍旧打发洗萃回去伺候龚远和，自己辞过三姨娘，回了家。

才一进门，薛明贵就抱了一沓账本等着给她回话，说是要进腊月了，各处要结的账款都该结了，还要提前预备给各处铺子里的掌柜、管事、伙计的打赏及年终分红等等，都要请她先看过，然后用印，再吩咐下去。

明菲一个头两个大，却也只有耐着性子坐下来一笔一笔地看。薛亦青看见她忙，乖巧地去厨房替她将家事理了，把晚饭安排好，然后就静悄悄地坐在一旁看明菲算账，不时给她添添水什么的。

待到晚饭一好，薛亦青就扑上去一把抢过明菲手里的账簿，噙着嘴道：“坏嫂嫂！接我来就是把我晾在家里面，不和我说话，也不管我的。快来陪我吃饭说说话，我憋了一整天了。”

明菲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饭菜，心头一暖，揉揉薛亦青的头发：“是我对不住你，待我忙过这几日，你想吃什么，想去哪里玩，我都亲自做给你吃，领了你去玩。”

薛亦青笑道：“我听金簪说这段时间枇杷花开了，你那个陪嫁庄子，就是花妈妈去的那个，有一片枇杷花的，带我去看，顺便也去看看花妈妈那个干外孙呀。”

就连出去玩，也是选个自己要去做事的地方。明菲深感薛亦青乖巧可人，惹人怜爱的同时，发狂地想念起明玉和蔡光庭来。

龚远和回到家中，见明菲坐在桌旁埋头写字，就连自己进了屋子也不知晓，不由放轻手脚，偷偷凑过去瞧。只见信纸上写的都是二人日常的一些琐事，语气甜蜜，再看明菲，表情柔和，唇角都是翘的，不由轻轻环住她的腰，低声道：“写信呢？”

明菲就势往他怀里一靠，轻声道：“是，我想我哥哥和明玉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涵容来年二月的预产期，她真是希望自己能亲自去一趟京城。

龚远和把下巴靠在她的肩头，贴着她的脸蹭了蹭，道：“这个时候呢，明玉大概在逗金砂，你哥哥和嫂嫂，大概在做我们俩做的事。”

明菲失笑：“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我嫂嫂在揪我哥哥的耳朵，我哥哥在垂手听训。你要不要也来一下？”

龚远和厚脸皮地把头探过去，“你想揪我耳朵？来呀！”

明菲看着他白生生的耳朵，不怀好意地一笑：“你不许还手啊。”

龚远和保持姿势不动：“不还，还手不是男人。”话音未落，明菲已经轻轻含住了他的耳垂，舌尖在上面舔了舔。他犹如遭了雷击，又是期待又是渴望，情不自禁地将头往明菲的方向又靠了靠，低低发出一声呢喃：“下面，脖子那里，嗯，用力一点……”

明菲见他眼睛微闭，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一派陶醉的模样，雪白的牙齿微微一用力，就在他的耳垂上留下了几个清晰的牙印。

龚远和倒吸一口凉气，委屈地道：“你为什么要咬我？”

明菲笑得花枝乱颤：“你叫我用力的，那不就是咬吗？”

龚远和目露凶光，扑上去将预备逃跑的她紧紧按在桌上，张牙舞爪：“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我看你是欠修理！”不由分说，先用口水给明菲洗了个脸，含住她的耳垂就不放，在她耳边低声威胁，“要不要用力点，试试刚才那滋味？”

明菲痒得不行，低声哀求：“你说过不还手的。”

龚远和一双眼睛犹如墨玉一般，紧紧地盯着明菲，她软语相求，肌肤如玉，脖颈之间馥郁芬芳，暖香袭人，一缕散落的黑发垂在颈边，随着他的呼吸轻轻飘飞，拂得他心慌意乱，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一双手顺着她的衣襟探了进去。

“呀！”帘外传来一声慌乱的低叫，有人迅速奔了出去。听到声响，甜蜜中的二人顿时僵住不动，半晌，明菲吸了口气，推推伏在她身上不动的龚远和：“都怪你！为什么不把门关好？”

“我进来的时候也没想……再说这屋子里也没其他人，我以为她们都睡了。”龚远和郁闷得要死，快快地将明菲拉起，给她整理好衣服，拥着她走到软榻边坐下，见她脸色绯红，又羞又恼，显然比他遭受到的打击更大。知她面子薄，心里别扭，便道：“你身边这几个丫头都大了，人大胆也大，进来也不知道先通传一声，直接就闯了。”

明菲深有同感：“是该整顿一下了。”金簪向来沉稳，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敢进她房间又毛躁的人，必然是丹霞与白露中的一个，只不知道是谁。

龚远和趁机道：“今日洗萃和我提金簪的事了，洗萃也不小了，我打算让他成了亲就跟着薛明贵做事，历练历练，将来也好接替薛明贵的班。”

明菲见他旧话重提，虽然心中颇不赞同金簪与洗萃配对，却也只好道：“改日我问问金簪的意思。她若是不肯，我是不会强迫她的。”

龚远和道：“好，好。”

明菲却仍然没丢掉刚才的尴尬事，纠结地道：“你说刚才是谁呢？”

龚远和嘿嘿一笑，“我去问？问明白是谁，我首先就将她打发了，省得你见她不自在。”

“你敢！”明菲抓起一个枕头扔向他，龚远和眼疾手快，顺利接住，把话题扯开：“陈参政已经向吏部递了辞呈，打算告病归乡。”

明菲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过去：“华哥儿的舅舅请你过府去，就是说这个事？”

龚远和道：“正是。如今是多事之秋，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崔悯暗示，陈家陷得不深，但想要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总之要付出一点代价。他们权衡利弊，商量过后，决定保住京中的陈御史，由处在前沿的陈参政告病，把位子腾出来给别人。”

明菲拿起小剪子修了修烛芯：“要结案了吧？”

“快了，大概在年后，就会有旨意下达。”

明菲轻松一笑：“看来我爹真没被牵扯到。”

“陈参政在水城府做了这么多年的一把手，也只不过是告病，岳父又能牵扯得多深？就算有所牵扯，也该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自会有人给他遮掩过去。”龚远和轻声感慨崔悯的奸猾，“当真是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分明是得罪人、招人嫉恨的事，到了他手里，却成了做人情、交好别人的机会。难得的是，卖弄人情的同时，却又不耽搁他办差，反成助力。有了这次的事情做基础，他只要再立一次大功，这个抚鸣布政使定然是他的了。”说到此，他突然站起来，变了脸色，“不好！”

明菲被他吓了一跳：“什么不好？”

龚远和皱眉头道：“他一定会在盐运上打主意，邓家危险。我得赶紧提醒邓大哥一声。”

自古以来，凡是有雄心壮志的官员，每到一地，都会做几件事立威，若是当地有盗匪呢，便去剿匪，若是当地没有盗匪呢，便要拿几个不守法的，难啃的富户开刀。做给上面看，也做给下面看，立威捞政绩的同时，还能发点小财，顺便也喂点给手下的人吃，才能上下一心，把这个官给做好。

而崔悯，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雄心壮志、抱负极大的官员。他来抚鸣，目的就是为接任抚鸣布政使，就是为了给皇帝创收，将当地铁桶似的关系网弄破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创收一事。管了公家，也要把不听话的私人给管教管教，而邓家，很不幸，就属于这种不守法、底又厚、又有影响力的富户，邓家不倒霉，谁

倒霉？可以说，只要拿下邓家，崔恂就可以在抚鸣完全站稳了。

明菲见龚远和抓起披风就往外走，忙看看桌上的沙漏，道：“已经宵禁了。”

龚远和道：“没事，我有法子。你先睡，不要等我。”言罢一溜烟地去了。

就算是提醒了邓关，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明菲独坐在灯下发了一回呆，觉着无聊，索性将账簿又搬出来细看。坐着坐着觉着有些冷了，再看火盆已经熄了，她这才想起，这半日竟然没人进来添水换盆，便有些恼火，道：“谁在外面？”

“奶奶？”白露在外间怯怯地应了一声。

“进来！”明菲沉了脸，“今晚是谁当值？”

白露颤抖了一下，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用蚊子哼哼般的声音说：“是奴婢。”

那先前不经禀告就摸进来，闯了红灯的人也是她了，明菲的眉梢不由抽了抽，脸不受控制地热起来，仍然板了脸道：“你怎么当的值？”

白露低着头，不安地扭着手指，张了张嘴，仿佛是有话讲，却又没说出来。

她对着明菲不自在，明菲对着她也不自在，便道：“赶紧把火盆子换了，换壶热茶来。”

白露如蒙大赦，忙屈膝行了个礼，上前去提已经冷了的火盆。待她走到门口，明菲忍不住道：“你和她们说一声，下次大爷在的时候，进来记得提前通传一声。”

明菲不说这个还好，一提这个，白露一个踉跄，差点没把手里的火盆给打翻在地。

明菲摇摇头，这丫头，跟在自己身边伺候了这许久，多少也该通点人事。遇上这种事，不是自己更该害羞，更难为情吗，她倒好，反而比自己更像是被人撞破好事的一般。

白露招呼着小丫鬟将燃得红彤彤的火盆抬了进来放好，重新给明菲沏了一壶热茶，加点了两盏灯，放到明菲面前，柔声道：“奶奶，伤眼睛，若是不急，不妨留到明日再做。”

“不必了，我等大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明菲想起龚远和说这几个丫头都大了，便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露，杏眼桃腮，桃红色的缎子高腰小棉袄，袖口和领口镶着毛茸茸的兔毛，系着柳绿的长裙，裙角绣着漂亮的桃花，腰间垂着玫红色的丝绦，配着一个小小的玉环，越发显得腰肢细细，胸脯高耸，正是女孩子最美丽的时候。

白露见明菲抬眼看她，不自在地又垂下了眼睛，绞着手指道：“奶奶，您想吃点什么？奴婢让厨房里做。”

明菲摇摇头，笑道：“你快十八了吧？我记得你和丹霞是我十岁那年进来的，你们当时是十二岁，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六年，年龄不算小了。”旁的人家，女孩子